

邏輯丛刊

名学綱要

屠孝实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邏輯叢刊·
名 學 約 要
屠 孝 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字第56號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开本850×1169毫米 $\frac{1}{32}$ · 印張5 $\frac{1}{4}$ · 字數117,000

1961年1月第1版
196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1,500 定價(七)0.75元
第一書考 2002·128

“邏輯丛刊”出版說明

邏輯學的知識需要普及，邏輯學的研究也需要進一步發展。为了推进邏輯學的研究，应当了解前人在邏輯問題的研究上所获得的成果，知道他們解決了些什么問題，还有些什么問題沒有解决，遇到了些什么困难，犯了些什么錯誤，等等。这套丛刊就是为了提供一些研究資料。这套丛刊先选印中国历来出版的比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邏輯學的譯本和著作，以后再視需要選譯过去沒有翻譯过的外国的邏輯學著作。

选印的各書，原来沒有新式标点的，都重新标点。除了改正明显的錯字以外，其他一般地未作改动，以保持原書面貌。

“名学綱要”出版說明

这本书是过去中国人写的邏輯教科書中比較好的一本。內容較淺显，文字也簡明。全書分五篇，除緒論外，第一篇論思維、概念和判断，第二篇論“悬拟”（即假設），第三篇論“引申”（即演繹邏輯），第四篇論“实証”（即归纳邏輯），第五篇論謬誤。

作者自称这本书是“网罗諸說，折衷众长”写成的，其实基本上还是以弥尔、耶方斯这一派人的見解为依据。其中講归纳邏輯的部分所占篇幅比演繹邏輯部分多。有些說明举例直接采自耶方斯的“科学的原理”等書。所用术语也都沿用严复的譯法，如演繹称“外籀”、归纳称“內籀”、三段論法称“連珠”等等。

在緒論中作者虽然声明对認識論問題“似以置諸不論為得”，同时又說“暫認現象为客观实有，而以关系为外界事物所本具”，好象在承認唯物論。但是在后面一些章节的叙述中，作者却流露了唯心論的觀点。如实証篇中就說：“吾人所經驗之世界，乃意識之所构成；凡意識所賦与之事物，各有其适当必然之位置，与其謂为自然之齐一，不如謂为意識齐一之为愈。”此外，如否認历史发展的規律性，把馬尔薩斯人口論說成是科学定理等等，都是明显的錯誤觀点。这些內容，連同書中原有的注解、标点，都沒有改动，只校正了个別錯字。

作者生于1893年，死于1932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毕业，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

序

名理之学，我国素不講求，近年以来，識者始稍稍注重之。顧坊間善本，多系西籍，国人所著，鮮有佳者。严譯穆勒名学，信而能达，允为良書；惜穆氏受旧派影响甚深，未能脫文法宗之窠臼，其講論思維，尙有偏重形式之嫌，已不能代表今日之名学思想；且原書卷帙浩繁，理論精奧，譯笔复力求古雅，过于艰深，殊非初学所宜。予究心名学有年，久思网罗諸說，折衷众长，著一小冊，以餉国人之不諳西文而有志于名学研究者；撰草将竟，适中华学艺社有丛書之刊，征稿于予，即以应之。本書之目的，在于藉思維之德用，以明其体构之价值，虽說明間采旧說，取其易喻，以便初学，而全書重心，实在机能，故前后章节次第，頗異他書，蓋思維本为有目的有系統之活动，与普通之有机体絕相似，而有机体各官骸之性質，固皆視其对于全体所营之功能，而始可以理解者也。本書初稿，計十六万言，因学艺丛書之規定，每冊以十万言为限，乃一再刪削，节成今本；說明未詳之处，尙祈閱者諒之。

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八日

著者識于北京

目 次

序

緒 引

第一節 知識与思維	1
第二節 名学之目的及其界說	3
第三節 名学之法則	5
第四節 論名学乃學而兼術者	8

部甲 思維篇

第一章 思維概說	13
第一節 思維之特征	13
第二節 思維之历程	14
第三節 思想之原則	16
第四節 判断为思維之本	22
第五節 分析与綜合	23
第二章 概念	26
第一節 概念之构成	26
第二節 外帜与內調	28
第三節 概念之种类	30
第四節 界說	35
第五節 名之曖昧	38
第三章 判断	39
第一節 判断概說	39
第二節 詞之构造	41

第三節 判断之种类	43
第四節 普及与不普及	48
第五節 判断之对当	50

部乙 悬拟篇

第四章 悬拟概說	54
第一節 悬拟之必要	54
第二節 悬拟之意义	56
第三節 悬拟之要件	59
第五章 类推	63
第一節 类推之性质	63
第二節 类推之缺点及其規則	65

部丙 引申篇

第六章 直接引申	68
第一節 詞之換質及附性	68
第二節 詞之換位	71
第七章 間接引申上	73
第一節 外籀大意	73
第二節 遷达連珠之結構	74
第三節 遷达連珠之規則	75
第四節 遷达連珠之格式	78
第五節 記誦歌及改格术	80
第六節 变則連珠及混合連珠	84
第八章 間接引申下	87
第一節 相生連珠	87
第二節 互灭連珠	90

第三節 模稜體	92
---------	----

部丁 實証篇

第九章 內籀大旨	95
第一節 內籀之性質	95
第二節 內籀之根據	97
第三節 非內籀之諸術	100
第四節 內籀與外籀	103
第十章 材料之蒐集及整理	106
第一節 觀察及實驗	106
第二節 記述與說明	109
第三節 区分及分类	113
第四節 計量	117
第十一章 統計	119
第一節 統計及統計術	119
第二節 盖然量之測定	122
第十二章 實驗术	126
第一節 實驗术之原則	126
第二節 类同法	128
第三節 差異法	131
第四節 同異法	134
第五節 共变法	136
第六節 剩余法	139

部戊 謬誤篇

第十三章 外籀之謬誤	142
第一節 外籀謬誤之种类	142

第二節	解釋謬誤及形式謬誤	143
第三節	意義曖昧	145
第四節	假設不當	147
第十四章	內籀之謬誤	151
第一節	觀察之謬誤	151
第二節	記述之謬誤	153
第三節	說明謬誤	155

緒引

第一節 知識與思維

物无孤立，事不独行。宇宙間万象芸芸，交相維系以成世界；虽其品德或異，种类至繁，而事事物物之間，相与常至密切，其錯杂糾結而不可解，殆不啻众目之在网罗；即偶有一二似若无待而自因者，斯乃由于机縡隐微，觀察疏陋，有所誤認而然，初非現象（phenomenon）之中，真有孤立独行者在也。世間既无絕對孤独之事物，故虽寸草片石之微，亦必具有若干条件，为其存在之根据。苟欲考其德用，明其价值^①，勢不能不涉及他事他物，就其相与之际而詳察之。盖相与之际若不能知，则異同莫辨，貴賤不分；而草之为草，石之为石，亦将无自而言矣。

彼此相与之际，是为关系（relation）。关系虽与事物相即而俱存，顧物类有形，而关系无象，耳目鼻舌之用，不出色声香味，过此以往，非其所及，故欲于事實經驗（experience of facts）之各部分間，求其确当关系，决非獨特官覺（sense-perception^②）所能为力；參伍鉤稽，不可不有待于思維（thinking）。尋常所謂事物之理解者，即关系之知識，而一切关系之知識实无不自思維得之者也。

① 根据一定之理想（ideal）以判断事物，斯时所得之意义，謂之价值（value），如真伪善惡美醜是非貴賤等是也。

② 感官知覺之省称，或單作知覺，义亦相同，如耳目所見聞者皆是。

传闻报道之类，所以不能滥称为知識者，即以其未经思議审量之故。吾人对于一己之所聞，苟未深明其所以然，大都不敢据以为是；遇有見詢者，往往以所聞如是，不知信否答之。可見聞为一事，而知又为一事，縱已确有所聞，殊未必即能知也。惟今茲所謂传闻者，系专指仅有听受而未得理解之辞說而言；若其人于所聞之事，曾加推測，已得其真旨实义，而断其为如此，則未可一概而論。例如鯨为兽类一語，自曾为生物之研究者言之，即非仅出传闻，而实为知識。因彼于鯨类之哺乳胎生溫血諸特征，皆所深悉；且知是諸特征，乃鱗介之所无，而为兽类所专有；故虽生平实未覩一鯨，其所知亦皆得之于传闻，——或書籍——然彼既能推想各种关系，融会而貫通之，以为所說之凭証，則其对于鯨类之理解，可謂明彻，自不得更以耳食誚之矣。

此言事物 (things)，取其常义，以現象^①界为限。現象者，吾人心目中所呈事物之象也。現象之后，究竟有无自体^②；若有自体，其真相若何，能否为吾人所辨認；又所謂事物間之关系者，其为客觀世界 (objective world)^③ 所固有，抑为思維作用所构成；凡是諸端，皆与名学之根本問題相关，殊为重要。好学深思之士，苟以精賅自期，欲进为探本穷源之論，自不能不留意于此。惟据普通习惯，此类問題，大都归入認識論^④

① 例如紅綠等色，自物理学言之，本不过一定長度之光波，並无性質上之区别，然吾人目中所見，則紅为紅，綠为綠，顯屬異类；此目中所見之紅綠，即現象也，英美学者常用 appearance 以代 phenomenon，以其意义相似故。

② 物之自体，大哲康德 (Kant) 謂之物如 Ding-an-sich，相当于英語之 thing-in-itself，即物之真实质身也。

③ 客觀世界一語，在哲学上可作种种解釋。此处用其常义，指吾人心外之境界而言。世界上冠以客觀二字者，所以示其不受心意之支配也。

④ 認識論 (epistemology) 为哲学中一分科，系專究知識之起源分际效能价值等問題者。

之范围，視為哲学家之专业，浅近名学書籍，鮮論及之；且其理精奥微妙，非思深学博者不能喻；本書限于篇幅，既不暇为精密之說明，則为免除誤解計，似以置諸不論为得。故今茲所言之事物，概依常智之見解，暫認現象为客觀实有 (objective reality)^①，而以关系为外界 (external world)^② 事物所本具。簡陋之处，誠所不免，然亦未始非节省讀者腦力之一法也。

第二節 名学之目的及其界說

思維之目的，在于求誠 (truth)。誠也者，眞实不虛之义，知識之本質也。誠有积极 (positive) 消极 (negative) 两种，与佛家所謂显正破邪者恰相合。思得其理，而有当于事物之眞际者，是謂显正，即积极之誠，如哥白尼 (Copernicus) 氏之太阳中心說是也。实际虽无所得，自能識非之非，辨妄之妄者，是謂破邪，即消极之誠，如近世畴人排斥天动地靜之諸說是也。显正之可貴，虽庸夫亦知之，可以无須深論，惟破邪之功，世人常有不甚措意者，殊为非是。盖显破二事，本常相輔而行，有正先显而邪隨破者；亦有邪先破而正始显者；若依为学之恒蹊而言，破邪且常在显正之先。良以正邪不判，則正蔽于邪；誠妄相淆，則誠亦疑妄；欲覩日月之光华，固常有先扫云翳之必要也^③。

人无不能思維，亦无不以求誠为要务。顧世間事理，至为

① 客觀实有者，独立于吾人心外之眞实存在。

② 心外一切，謂之外界；即吾人之身体，亦可視為外界之一部分。

③ “論語”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列底 (Socrates) 亦云，“自認无知，乃知之始。” (Insight into one's own ignorance is the beginning of know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ndelband, Chap. II, Sec. 8.) 东西二哲，所見略同。不知为不知，即自認无知之义，乃消极之誠之一种，所以箇人之执妄为誠，强辭飾非者。篤志好学之士，不可不知此理。

繁杂，吾人終日所思，初未必皆符实际：迷乱恍惚，流于虚诞者有之；旁思冥索，卒不能通其故者亦有之。天动地靜之說，干支五行之論，自今日曾受科学教育者觀之，宁不謬妄可笑，然試溯其由来，亦何莫非思維之所产者。可知思維之于知識，实不过一种工具，用得其宜，固有明理辨惑之效；若使掉以輕心，不知检束，亦未始不能招非而致誤。犹之匠人为器，必資斧斤，然非徒有斧斤，即足以为器也。思維之結果，既有誠有妄，不尽可恃，故欲求得眞实之知識，不可不慎用其思。苟有毫末之未安，即应存疑而勿斷；察事観物，不厌精詳；比較推敲，必期細密；然后理无虛設，言皆有征，触类旁通，錙銖不失。試觀近代自然科学之进步，所以能日新月異，远迈前古者，豈非择术不苟，用思慎密之明效乎。

求誠宜以慎思为先固矣，然徒知思之当慎，而不知所以慎之之道，则犹为空言，未見其果有济也。人生不能一日离乎知，即不能一日离乎思。慎思云者，非不思之謂，不过禁其肆溢，納諸軌物而已。故善为学者之于学也，虽无所不用其思，而立术至严，必以其道。盖思維动于无声，运于无形，大則包乎天地，小則入于无間，往往毫厘之差，謬以千里；苟不先明其当由之道，则孰者应遵，孰者应禁，将茫然不可知；应遵应禁者不可知，而欲其举措中程，周旋应节，难矣。

科学中有专究思維之体用，推其变化，考其符驗，以明为学之涂术，示禁防之常例者，是为名学。名学在英語作邏輯 (logic)，与德語之Logik，法語之Logique，同出于希腊語邏各斯 (*λόγος*)^①。通称論理学，从东譯也。邏各斯原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詞，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論为学。其后哲学家更多用以称人类之理性，及自然之道体者。其涵义之

① 参考 Creighton's "An Introductory Logic".

深广，可以概見。旧譯作辯學，殊不足与本学之精旨相副；即論理学之名，亦尚有未尽。盖邏輯虽亦从事于言論之分析，然其正鵠实在闡明思維之体用，知識之性分，称为論理，讀者或將望文生义，以为专究言論之科，則大誤矣。侯官严几道譯为名学，义頗貼切^①：盖中文名字所涵，亦至精奥，足与邏各斯相当也。前举諸譯名外，近人更有主张不用意譯，而逕依其本音，翻作邏輯者，說亦平妥^②。

自来研究斯学者，每以所見之不同，其所立界說，頗有出入。欲为詳審之討論，勢不能不涉及各家理論之批評。此在初学之人，恐未易喻，故暫从省略。今試就普通之見解，为名学立一简单界說如下：

名学者，研究正当思維者也。

詳言之，即：

名学者，为求誠之故，研究思維之形式及法則，兼以示为学之涂徑者也。

名学所据之資料，不外乎學問家实际应用已著明效之各种思維方法。故学术日新之結果，名学亦不得不随之而进步。穆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有言：“学未造其极者，其界說不为定論；其学之方进而未止者，其界說亦屢变不居^③。”名学之在今日，既在方进未止之中，尙未造乎其极，則欲博稽众說，折衷一是，自属难能。故予茲所立之界說，仅以示本書討論之范围而止，其余概从略。

第三節 名学之法則

人之思，必有其所思，及其所以思。所思謂之对象（object

① 參考嚴譯“穆勒名学”。

② 章士釗氏初主音譯，說見“甲寅”雜志。

③ J.S. Mill's “System of Logic”.

of thought)，所以思謂之形式 (forms of thought)。思維之对象，其类甚繁。范围之广，虽举現象界之全体，不足以概之。盖凡意想所可及者，不論其为有形之山川草木，抑为无形之道德仁义，无不可为思維之对象也。惟所思之事物，其品类虽至复杂，而所以思之方法，则殊为有限。吾人实际之思維，有形式相同而对象不同者；亦有对象相似而形式不似者；二者之間，初无必然之关系。盖对象如原料，形式如模型；厂家鑄造之时，仅用少数模型，入以不同之原料，即可成各种器物，其配合本不必一定也^①。名学之目的，即在研究思維之形式，及其相互之正当关系。此种关系以簡明之言詞表示之，是謂名学上之法則^②。

科学法則可大別为二类：曰自然法則 (law of nature)，曰規范法則 (law of norm)^③。事物莫不有其所然，謂之实然。水凝冰而膨胀，叶离枝而下墜，水叶之实然也。实然者，常循一定秩序而变化，在同一情況之下，必有同一之現象发现，是謂常軌。自然法則者，即所以示此实然之常軌者也。自然法則又可分为两种：其以經驗事实为据者，謂之經驗法則 (empirical law)，如奈端之引力定則是；其以跡先^④原理为根据者，謂之数理法則 (mathematical law)，如勾方股方等于弦方等数学公例是。規规范法則之性質，与前两种皆異趣。其所示者，并非事物之实然，而为求达一定之正鵠或标准时，所当然不可

① 参考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 Chap. I, Sec. I.

② 参考Jones' "Logic" , Chap. I.

③ 参考速水灝氏 "論理学" 第三頁。

④ A priori 之譯語，謂在迹象之先也。东譯有二。一作先天，义殊不切。因先天二字之中文旧解，乃对后天而言，有形而上之意义，如先天大道之类是也。一作先驗，系取先于經驗之义。此譯与原文本无不合，惟在初学之人，每易誤作先事試驗或經驗解，故改今譯。迹先之先，非时间上先后之先，乃理論上先后之先，此等处切宜注意。

不守之規矩。惟其为事物所当然，故或然或不然，虽求其然而常未必然，非若自然法則之不得不然，而亦无时不然也。

請举例以明二者之区别。以蓝色試紙 (litmus paper) 浸入醋酸液中，少时取出，紙色立变而为紅。此变紙色为紅一事，即醋酸之实然也。嗣更历经試驗，乃知不独醋酸为然，即其他酸类，亦罔不如是。此諸酸皆然之变蓝为紅，即諸酸之实然也。化学家既历驗其实然，繼乃就此实然者加以概括，于是有凡酸类皆能变蓝試紙为紅之一定例。因諸酸实已如此，定例始言其如此，故一切酸类不得不如此，而亦无时不如此，决不容有例外也。試更取道德律觀之，則情形大異于是。如云：人当誠实不欺，此一道德規律也。人类之行事，其实际并不完全与此規律相符。世間固不乏誠篤之君子，然其虛言作伪者，初亦不在少数。所以仍得如此云云者，其意若曰：行事虽有誠伪两途，維人所由，然欲以君子自居，而恥为小人，則不可不守誠实不欺之誠耳。君子即人之理想正鵠，而誠实不欺，則求达此正鵠时所当然应守之規矩也。

研究規范法則之科学，种类甚多，如修辞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皆其属也。規范之根本科学，共有三門：曰道德学，曰美学，曰名学。道德学以达善为其鵠，美学以达美为其鵠，而名学則以达真为其鵠。三者各就其学之范围，討論应守之法則，故名学为規范科学 (normative science) 之一种^①。

名学統为規范科学，故其性質与心理学大不相同。名学于思維之层累曲折，虽亦留意考察，然其考察之目的，仅欲資为討論之始基，初未尝視為要务而专攻之。其微言精义，要以求誠致知为归。重言之，即名学之論思維，乃对知識而言，側重辨别是非誠妄之一端，决非以分析心理事实为能事者也。心理

① 參考速水彌氏“論理学”第四頁。

学則不然。其治学专以說明事实为务，但問思維历程 (Process of thinking) 之发展，其情形若何；此复杂之历程中，所含心理要素，有若干种类；其实际以何方法互相結合；苟能于此各点，求得完滿之解答，即可謂能事已尽。至于孰者为非，孰者为是，如何則誠，如何則妄，非其分內事也。要而言之，心理学偏重事实之研究，与名学之注重价值之衡量者，根本不同，故心理学无关于思維之真偽，而名学則以真偽为中心問題^①。

思維之結果，謂之思想 (thought)。思想希微无象，非他人所得窺伺。表而出之，端賴言語，故名学于言語之研究，頗注重之。名学而外，尙有所謂修辞学者，亦以专攻言語为事。惟其主要之目的，在于滿足吾人审美之要求。討論之范围，仅以选詞用語分章布局等事为限；求誠致知，非其所务。故其学虽亦为規范科学之一种，且亦以发表思想之方法为研究之对象，然不能与名学同科而論也。

第四節 論名学乃学而兼术者

知識有学識与常識之分。学識出于专家之研究，穷原竟委，能曲尽事物之情；常識則为世俗之普通見解，大都肤浅疏陋，不免于自相矛盾。二者之間，区别显然。往往有常識所是，而学識以为非；学識所庸，而常識以为奇者；其相差之甚，可以概見。顧自二者之根本言之，則其間又非絕无关系。科学家之心思耳目，初不異于世俗之庸夫；即其所究察之对象，亦多在日常見聞之中，未必尽为独特新奇之事物；且人智随时而进步，今日所視為至庸之常識者，往往即昨日之学識，而今日創获之学識，更不难于一轉移間，普及而成明日之常識。可知二者精粗虽殊，其性質初非甚異；所不同者，仅程度

① Mill's "System of Logic" 及 Creighton's "Logic", Chap. I, Sec. II.